

書名 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撰者 梁 昭明太子蕭統 輯，唐 李善、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翰、呂向 注
 卷 卷四十四
 內容分類 集-總集-文選-文選
 索書號 貴重-39
 編號 D7810900

卷四十四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朝鮮木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賦甲

善曰賦甲者舊題甲乙並除所以紀卷先
 後今日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

京都

班固

堅兩都賦二首善曰自光武至和帝
 固恐帝去洛陽故上西京父老有

兩都

以固諫和帝大悅也

班固

銑曰漢書云班固字孟堅扶風安
 陵人九歲能屬文至明帝時為蘭

護軍憲敗坐免官死獄中明帝以修
 史遷為郎後竇憲出征匈奴固

文選

四十四

第	
三	
五	
冊	
No.	3528

檄

共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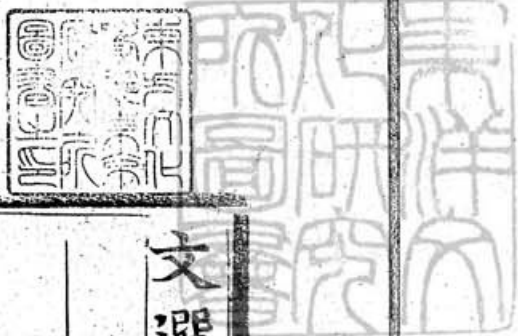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為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

郎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糟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

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
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
也意

司馬長卿

翰曰檄破也喻彼使皎然
知我情也此周末時穆王

令祭公謀甫為威讓之詞以責狄
人之情此檄之始也唐蒙通夜郎

徵叢巴蜀吏卒因軍興法誅其渠
帥巴蜀大驚上聞之使相如作此

檄以責唐蒙因喻巴蜀
人以非上本意之事也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

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

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屈膝請和專也

不討謂不征伐日久擅

而侵犯邊境勞士大夫征討也陛下謂武帝
也存恤撫安也單于匈奴君也怖恐駭驚也

交臂拱手也屈膝拜也和謂降服也善
曰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事齊楚也

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
善本作來享向曰康

重譯傳易其言納貢獻於中國也稽顙首至
地也享亦獻也善曰禮記王制曰五方之

夷之言語不通北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
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

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蒙
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詩曰自

彼氏羌莫不來享
爾雅曰享獻也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吊

番禺太子入朝
謂自相誅殺而降也吊問罪

也番禺南越王遣太子嬰齊入宿衛也東
曰文穎曰吊至也番禺南海郡縣治也東代

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
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

越後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
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

太子朝所以云昂也非訓至也太子即南夷

之君西轅北捷善本脫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憤怠良曰捷善本脫之長常效貢職不敢

風慕義欲為臣妾上之踵踵喁喁然皆嚮

然向聖人南面義願為下皆延踵喁喁然皆嚮

素王受命議曰莫不喁喁延踵喁喁然皆嚮

考識曰遠都殊域莫不向風又曰孺悲谷見

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姓道里遼遠山川

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

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禮曰中郎將謂唐蒙



將即唐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

使者不然良曰幣帛和戎之貨也衛護也不

變也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

護軍興制翰曰靡無也言其意不許為兵戰

將帥也善曰張揖曰發軍興制謂起軍法誅

憂恚善本作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

陛下之意也銑曰擅專也言唐蒙自專當行

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向曰當

自賊殺自相劫奪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

燧燔皆攝寧弓而馳荷兵而走齊曰燧燔者

也燔燒攝持也兵矛戟之屬善曰張揖曰

晝舉燧夜燔燧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攝

奴類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

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

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良

言邊郡之士觸刃冒矢不轉足者失志陷陣

也讎仇也編列謂編戶齊民也異主哉言與

巴蜀人不異主也善曰編戶齊民列計深慮遠急

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列計深慮遠急

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折珪而爵符受封生則榮貴死則忠節折

分也珪白玉也善曰如淳曰折位為通侯處

中分也珪白玉也善曰如淳曰折位為通侯處

列東第翰曰第次也西為尊東為下言為通

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終則遺顯號於

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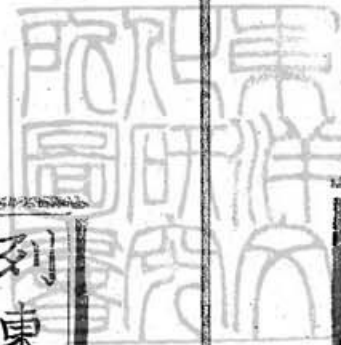
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善本作著而不滅是

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

辭也向曰號謂王侯之號也行用也言國家

而不辭也腦髓也膏脂也善曰春秋考

奉幣後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禮誅濟



死無名謚為至愚良曰謚者行之跡言為賊而死故謚為至愚之人也

善曰謚猶號也無善名也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

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翰曰言巴蜀之人不立忠節身被誅戮死及父

母也與此立功之人相去遠也善曰然此春秋合誠圖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

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

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

亦宜乎陛下惠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

民之如此故遣信使銑曰獨行謂逃亡者也非逃亡者之罪亦父

母之教不至而子弟不修謹又不崇廉厚之風誅戮亦宜矣有司謂唐蒙也悼傷也愚人

謂巴蜀之人也善曰誠信之使也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

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

誨之過向曰曉明喻告也言明告百姓發卒

時郡置者年有德者三人以為三老以教人孝悌也善曰漢書景帝詔曰置三老孝悌

以道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重慎

煩擾也言農時煩擾百姓已親見此相如自

請也近縣近蜀之縣也善曰重難也不欲

召聚之張揖曰檄以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

不徧聞檄到丞下縣道善曰丞急也漢書使

咸喻陛下之意無忽良曰丞急咸皆不徧聞

可急下檄書告之使皆知非天子之意忽輕也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善曰魏氏春秋曰袁紹代許乃豫州

陳孔璋

翰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

後曹公失德不堪依附曹公曰歸本初也

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上

善曰魏志曰琳避難其才不責之

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

耶琳惡惡止其身向乃上及父祖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相國

善本初守

劉備也相國謂為侯王相國也守郡守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先主為豫州

公刺表為左將軍曹蓋聞明王善本作圖危以

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

功向曰圖度權勢也言古明君皆度其危已

非思其險難因事立勢以成其賢聖之功也

非有非常之人謂賢聖也善曰難蜀父老曰世

事然後有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

疆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

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濟曰擬度

世也趙高秦相也柄國之機要也威福賞罰

也迫脅也望夷秦宮各趙高使閹樂殺二世



齊望夷宮欲祠涇水使責讓趙高以盜事
高懼乃陰與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數二世二
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
故臺處是臨涇水祚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
王氏浸盛羣
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為世鑒
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無二軍外統梁
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
良曰鑿戒臻至季末也呂產為相國封梁王
弟祿拜將軍封趙王擅專萬機皆專斷於已
也陵犯替廢也海內國內也寒心謂痛心也
善曰漢書曰張辟強謂丞相陳平請拜呂台
呂產為王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強計太
后臨朝以呂侯子台為呂王台弟產為梁王
建成侯釋之子祿為趙王呂后崩將軍祿相
國產顯兵秉政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
傳閔子騫曰下陵上替能無於是絳侯朱虛
亂手高唐賦曰寒心駭鼻

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

隆光明融顯善融本作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

也銑曰漢道興盛而明長者為周勃等權計

室也善曰漢書曰產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

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

王令發兵童欲與太尉勃內應以誅諸呂又

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太尉勃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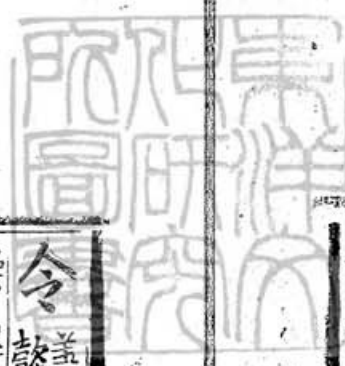
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之表儀也為司空曹

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棺徐璜並作妖孽

饗餐放橫傷化虐民向曰曹騰操祖桓帝時

棺中常侍徐璜同作妖孽貪也媚於君為貪亂
之行以殘化害人饗餐貪也媚於君為貪亂
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
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棺河南人也為小

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
曰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
海經曰鈞吾山有獸名曰狔鴉是食人郭璞云
齒人瓜其音如嬰名曰狔鴉是食人郭璞云
禹昂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狔音咆父嵩乞
句蓋携養因賊假位興金輦壁輸貨權門曰濟
操父嵩本夏侯氏之子騰無子乞養之句乞
也賊賄賂也輿輦車也權勢也靈帝時賣官
言嵩以車載賄實以輸勢門而官至太尉
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
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
曰句乞也古類切漢書曰息夫躬交遊貴戚
越走權竊盜昂司傾覆重器良曰昂司謂司
門為名竊盜昂司傾覆重器良曰昂司謂司
位故云竊也重器謂天子政教也言傾覆天
子政教善曰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
子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操贅閹遺醜本無
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令善本作德翰曰贅餘肉著身也閹宦人也
操是謂如此種類元無善德以及於人也
曰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善
枕假肉也贅之標奴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
銳切肫音尤

董統鷹揚掃除凶逆性與兵器相合故言操
禍亂督理鷲鳥掃除閹宦也董督也鷹鷲鳥
言紹督理鷲鳥掃除閹宦也董督也鷹鷲鳥
善曰魏志曰大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閹宦進
被發紹遂勒兵捕諸閹宦入無少長皆殺之漢
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官暴國濟卓遷獻帝於西京謂冒官也暴國
見西征賦左氏傳藥鉞請藥於是提劍揮鼓
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取用奮也初卓命
於是提劍揮鼓

紹發震帝紹因橫刀長揖而出奔冀州卓乃
 拜紹渤海太守因舉渤海之眾以攻卓東夏
 即渤海也收羅謂采訪賢才棄瑕釁而取其
 能者善曰魏志曰董卓呼紹欲廢帝紹不
 應橫刀長揖釋去遂奔冀州卓因拜紹渤海
 太守紹遂以渤海起兵將以誅董卓故
 遂與操同諮合謀授以裨帥師善本作謂其
 鷹犬之才爪牙可任翰曰諮議裨偏也紹表
 中與同議合謀欲匡復漢室者謂其有鷹犬
 將搏擊之能可為爪牙之任也言鷹犬以比
 操也善曰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
 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
 臣累世展鷹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統曰
 犬搏擊之用佻輕薄少有法度也傷夷折劍六
 略法也言操輕薄也勅聊切度也傷夷折劍六
 善曰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度也傷夷折劍六
 數喪師徒向曰夷殺劍縮幕府輒復分兵命



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善本無字領兗州

刺史濟曰輒專銳精完全也言操數敗喪師

令操領東郡太守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

山為黃巾所殺乃被以虎文獎虎文者乃紹蓋勸

獎勸也言操實羊質而被虎文者乃紹蓋勸

虎文也法言曰取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

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虎皮也言獎成

其威也翼獲秦師一剋之報翰曰秦將孟明氏

罪遂得敗晉以報秦故云一剋之報言操數

敗我不得以為罪者亦翼操一剋之報善曰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之秦師

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忒

銑曰跋扈謂搦強也肆縱威惡也善曰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兖州兵衆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無然畔換鄭玄曰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睚眦跋扈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也割剥元元殘賢善善殘害也元傳曰咸惡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善也張奐與屯留君書曰氣厲流行傷賢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濟子曰偉奇阿曲也斬首懸之曰梟於操操殺讓而族其家故云灰滅也議頗侵魏書曰太祖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自是士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

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

多也憤怒奮舉也言士人怒怨舉手同聲皆欲討之善曰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

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

應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

據無所呂布曰操為徐州刺史陶謙所破又與

地奪也行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無所依踐也善曰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無所依踐

謙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軍不利幕府推善本

疆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

喻諸侯也登成也叛人謂呂布也言我欲強君而弱諸侯故不成呂布之強也善曰叛

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富人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為



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故

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

慈與反引軍擊布破之軍衆奔壞也善曰

甲執兵杜預曰環貫也胡慢切春秋握誠圖

西王叩頭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膠拯其

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究

士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濟曰拯救也死之

破也復反也方伯謂兗州而操害賢善也造

恩也有大恩謂救之善曰謝承後漢書曰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

給兵五千相絕秦曰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

西也造於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良曰鸞駕

旆車飾也魏志曰時董卓徙天子都長安後

安後韓暹以天子還雒陽也羣虜則董卓韓

之警匪遑離局遂舉兵攻紹紹軍鄙邊邑也

史入衆悉叛紹降瑣大破紹軍鄙邊邑也

孫瑣非紹立劉伯安斂其衆攻紹禮記曰各

曰其局分也故使從事中郎徐勳就發遣操

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脅遷

當御省禁鈇曰鬼神所居曰廟翊輔衛也

謂萬事自當理之不令上知也省亦禁也

善曰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祖遂至洛陽衛

京師脅遷謂迫脅
天子而遷徙也
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
三臺專制朝政
向曰侮輕紀綱也
領統領也
制
斷也
善曰家語孔子曰是謂壞法亂紀也
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
者為外臺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
滅三族
濟曰由心不論勳賢也在口不依法
三族父族母族妻族言操之暴如此
宗亦族也漢書徐自為曰古有三族而王溫
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子羣談者
為臨畜大夫與田常之亂夷三族也羣談者
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
良曰羣談謂議朝政
心惡之者隱戮謂別事而誅之
善曰漢
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
應反脣
張湯奏異腹非論死自
百寮鉗口道路以目
是之後有腹非之法



蕭曰察官也鉗關也言百官畏法不敢言時
政道路之入但目相視而已
善曰莊子
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王行暴虐侈傲
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
之國入莫敢言道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
路以目鉗其嚴切
而巳
銚曰尚書掌朝會之法也諸侯時見
故
曰鉗其嚴切
尚書記朝會公卿充負品
太尉揚善本作
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
緣恥
解解五被以非罪楚榜
善本作
參并五
毒備至觸情任或不顧憲網
向曰彪代董卓
現為司徒故云歷二司也時袁術作亂操託
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下獄劾以大
逆謂五刑備具也
惡也
言用兼五刑觸情
任為毒惡不顧其法律也
善曰范曄後漢
書曰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

司徒時表術借亂操託鹿與術婚姻誣以欲
 圖廢置奏收下獄効以大逆漢書曰王莽誅
 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淳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
 觸情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
 縱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
 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
 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也言操將惑明時絕
 忠諫故立即殺彥不復又梁孝王先帝毋昆
 待奏報聞徹天子也
 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
 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至今聖
 朝流涕士民傷懷良曰言帝弟瑩樹猶合恭
 取金玉乎裸露掠取也操發梁孝王墓天子
 聞之哀泣士民謂有識者也善曰漢書曰

孝文皇帝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
 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
 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必敬止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操
 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墳
 字突無骸不露丘中郎摸金校尉之言操置
 皆破壞冢墓以取金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
 寶而露其骸骨也
 虜之態汗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荷
 作苛慘科防互設冒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
 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
 善本作帝都有吁嗟之怨也虜謂惡人
 民字也殘毒布人鬼謂殺忠賢露骸骨也荷
 毒罾網也繳繫縶箭上以射鳥窠亦坑也丁

以捕戮此喻法令煩酷人之舉手動足皆陷

刑網充豫二州名操所領也吁嗟戮聲善

曰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

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

虐莫不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虐酷善本作

烈於操為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向曰

史所載未有毒害如操者酷烈猶毒害也詰

問也賊在外曰姦整齊訓教也言紹為問罪

於外未及齊教於操也善曰鄭玄加緒含

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

覆善本作翼可彌縫濟曰緒餘也言紹加餘

過使自改悔也善曰左氏傳展喜對齊侯

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

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心潛藏禍亂之野

謀有同豺狼向之母也善曰劉向列女傳曰羊舌

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似產男叔姬往觀之

非其聲狼也狼子野心乃欲摧撓教棟梁孤

弱漢室操發司空楊彪也孤弱謂除其輔佐

也撓之善曰周易曰有輔除滅忠正專為梟雄往

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銑曰除滅忠正謂殺趙

也言操如惡鳥之強也伐擊也謂紹擊鼓往

征瓚也善曰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

至洛陽遷瓚大破黃巾威震河北紹自將擊之

疆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

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

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言瓚桀逆謂瓚內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將掩襲而圍之操因暗與瓚書云外稱助紹

內將掩襲而取之行人使人也謂操使自發

露操與墳書也殺人懸首曰梟夷滅也善
 曰左氏傳曰九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
 也魏志曰紹悉軍圍墳墳自故使鋒銚作善本
 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銚作善本
 爾善本作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
 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大軍
 紹自謂也蕩洗滌也西山鹿腸山也紹入朝
 歌自於鹿腸山斬賊于毒等滅之又擊左校
 郭太賢及西營屠各屠各匈奴種也束手謂
 縛也質以物相屬也前登謂爭先而降也犬
 羊殘醜謂羌狄雜類也消淪沒也言皆畏
 威亡沒於山谷之中也善曰范曄後漢書
 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
 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西營屠
 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
 有屠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者

於是操師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

為固也翰曰震懼驚瞿貌通竄遁也聚據依

懼紹依此地以為固也善曰魏志曰素紹

將進軍攻許公留于禁屯河上公軍官渡漢

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欲以蟪蛄之斧禦隆

車之隧齋之象也隧猶轍也言此蟲舉之如執

大車之轍亦猶操之排紹軍也善曰莊子

遠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

以當車轍不知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曰向

折摧衝突也宇宙謂四方上下也善曰班

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

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長戟百萬胡

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材善本作聘良弓勁

弩之勢濟曰戰戈之屬也胡匈奴也百萬千

力士也騁縱良善勁強也言紹士卒之盛以

太行之獲而右搏郡虎戰國策范睢說秦王

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

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

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他荅反良曰紹

善也紹子諱領青州涉度也濟漯二水也

高誘曰太行淮南子曰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

于河大軍汎黃河而掬善本一作其前荊州下

宛葉而倚居其後荊州汎濟掬觸也劉表為

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善曰魏志曰劉表為荊州

循如捕毘晉人角之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

也雷震虎步並集虜庭銑曰雷震虎步皆軍

之庭也善曰李陵詩曰若舉炎火以炳而

飛蓬覆滄海以沃燹炭有何不消善本無滅

者哉向曰燹燒沃灌也燹火飛也舉炎盛之

伐操勢亦如此何有不消滅者哉善曰楚

辭曰離憂患而迺寤兮若綠火於秋蓬黃石

公三略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火於秋蓬黃石

飛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

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濟曰幽冀二

紹之故營部曲之兵也怨別曠久也言皆怨



怨男女曠其餘究豫之民及呂布張湯善本之遺
 眾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
 若迴旆方祖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
 降路必土崩瓦解解不俟血刃良曰張湯與呂
 圍張湯將救之其將揚醜殺張湯以應曹操
 揚醜之將固入殺醜以眾北合袁紹操
 遣史渙破之盡收其眾覆敗也張湯之眾皆
 敗亡權勢無如之何且從之耳然已被操傷
 害皆以操為讎敵也旆旗徂往也紹言若我
 迴旗方往登高岡擊鼓吹角舉白幡以開降
 路則操之軍士皆不待血刃而崩離也素白
 布張揚已見九錫文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
 弗怠廣雅曰微幡也微與揮古通用漢書徐
 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也人困而
 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

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
 之人眾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礫孫
 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
 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方
 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
 肱無折衝之勢翰曰陵遲猶漸壞也維紀弛
 漸壞綱紀無一介之臣以爲輔佐也股肱肱
 臂也言手足之臣皆無折衝陷陣之權勢
 善曰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
 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
 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
 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銑曰
 境內千里曰畿內簡練謂操也搨斂憑依
 脅懼也暴虐之臣謂操也言忠義之士懼操
 不敢展又操持善本部曲精兵七百人善本
 其誠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人無人

字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

之萌因斯而作向曰宮闕天子所居也拘止

作起也逆而奪取善曰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篡逆

之秋烈善本作士立功之會可不勗哉濟曰

之逆亂如此是忠臣用命之時烈士立功之際可不勉力哉善曰喻巴蜀丈曰肝腦塗

中原漢書曰勗我夫子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

兵恐遠州郡過而聽給與疆寇弱主違眾

旅叛良曰矯詐過誤旅助也言操詐稱制發

天子也善曰漢書以旅為助叛舉以喪名為

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

並進翰曰舉謂舉兵立忠正之名哲智也言

善曰魏志曰紹以書到荊州便勒見胡兵與

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銑曰張繡為建忠將軍

力也稱遷至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郡各整

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

之功於是乎著向曰羅落布列也匡正也其

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

裨音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

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偪之難

如律令濟曰部曲謂隊帥也偏裨小將也諸

吏謂官屬也勿有所問言不與罪也

廣遠宣通班布揚舉符書也言布舉軍書賞賜也數使天下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律令謂賣賜一知天子為操所拘偏之難如曰謹按律者法也臯陶謨虞云始造律時通所制曰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當履繩墨律動不失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良曰此曹公檄江東諸軍將校

部曲令背孫權而歸於漢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或或為尚書令獨稱也荀

以官高也善曰魏志曰荀彧字文若穎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

福無門唯人所召 銑曰孫權吳主也召招也

所招也 **夫見幾** 善本 **而作不處凶**

危 **上聖之明也** 向曰幾者事之微言見事微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臨事制變因而能通智者之**

慮也 善曰能制變通之理在困窮而能通是

變制宜周乎王明而窮不失其通也 **漸漬荒沈**

往而不反下 善本無 **愚之蔽也** 良曰漬浸荒

冥也言漸浸廢置不思 **是以大雅君子於安**

思危以遠咎悔 翰曰大雅詩篇名以美君子

咎悔也 **善曰班固漢書貧曰興交慮衰安**



必思 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

亦異 善本作乎 銑曰佚樂也二者謂君子小

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向曰菽豆也未辨菽麥

兄而無慧 曰能辨菽麥 要領不足 以膏齊

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 齊曰領項膏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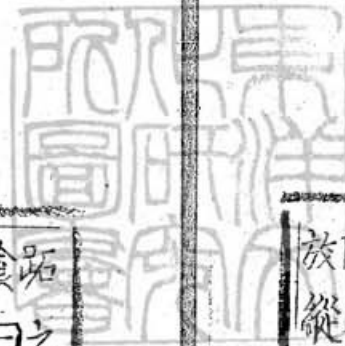
也簡墨謂刑書也言權之要領不足潤齊

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

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 譬猶擊角 亦始生

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顧行吠主 子曰良曰翰羽也

陸梁跳躍貌肆縱也此喻權如鳥獸始生而



食曰之犬可使吠堯也善曰爾雅曰生而自

尚書大傳注曰翰毛長大者西京賦曰怪

非其謂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

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網目爨鑊之魚期於

消爛也 翰曰皇威天子之威也靈神靈也誅

綱目之中也爨鑊不遠也 若使水而可恃

則洞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 銑曰

國名左洞庭右彭蠡降禹而滅其國為墟公

孫述字子陽據蜀稱帝遣其將任滿守荆門

光武使岑彭攻之滿大敗言此者欲以摧折

苗率女徂征三苗氏逆命帝乃誕敷文

德七旬有苗格允安國曰三苗之國左洞庭

右彭蠡范曄後漢書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

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

彭大攻之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也

無也字鮮國叛使首彘擊平之廷朝鮮壁也刊

除也朝嘉據南越而叛帝使楊僕征之而平旌

旗也此亦據險而亡善曰史記曰天子遣左

將軍荀彘擊朝鮮朝尉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

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爵都

尉楊僕為樓船將軍下撰浦咸會番禺南越

以平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

將軍韓說出句章越建侯教殺餘善以

眾降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

越會稽可謂疆矣遠跡用子胥訓兵之法闔

破越樓越王句踐於會稽之山誠為強盛申

胥本伍奢之子胥也奔於吳封申地故曰申

越王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及其

大伍奢之子子胥也各負負奔吳吳與地

問而吳王遠迹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楚

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

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六越善本作軍衛謂舉

對以爭輕重也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破

吳軍於是越王聞之舉兵襲吳吳王聞之迺

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越遂圍吳宮殺夫差



王聞之去晉而歸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

殺夫差而及吳王濞秘驕恣屈堀強猖昌猾

胡始亂景帝時吳王濞高帝兄子也封於吳至

善曰漢書曰吳王濞高帝兄子也封於吳至

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曰鄭

亂無怙富始自以兵彊國富勢陵京城太尉

帥師甫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鏡曰

周亞夫也甫始也滎陽郡名濞與漢所封七

破也善曰漢書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

侯周亞夫往擊楚破之七國吳王濞楚王戊

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賢膠

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解已見上

文淮南子起米漚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

之刃以陷其曾向曰罵惡言也漚敗後與麋

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使詐吳王吳王

出勞軍使人鏃殺之陷入也刃入於曾謂鏃

殺夜善曰漢書曰吳王敗乃與麾下壯士千

人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鏃

重也且江湖之衆不足恃也

夫差與濞皆為

恃逆之罪

三十載其間豪傑縱橫虎踞如二袁

勇如呂布

虎猛戰也時止也

以比當時英雄

今將

於善本作

今將

今將

今將

也二表請紹術呂布驍將故云勇也善力

過人將跨州連郡有威有名者善本無十有

餘輩其餘鋒捍特起鷓視狼顧爭為梟雄者

不可勝數翰曰跨捷也其鷓謂諸小賊也

也雄長也小賊如比鳥獸殘害者不可勝數

言其多也善曰淮南子曰鷓視虎顧鹽鐵

論曰無鹿駭然皆伏鉄嬰鉄首腰分離雲散

原燎罔有子遺徒曰鉄樞鉄斧之誅如火燒燎

原草無有餘遺也子餘也善曰尚書曰若

火之燎于原毛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

近者關中諸將復相合聚續為叛亂超揚

諸將因關中遣曹公討之堅壁勿與戰續次也

善曰魏志張魯處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關

中諸將疑繇欲自襲馬超遂與楊秋李湛宜

勅諸將關西兵精捍堅壁勿與戰公阻二華

據河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

無敵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

鼓而破濟曰二華大華少華二山名河謂二

火自為無敵矣而曹公討之如順風縱其威

鷹揚又曰西征一鼓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

志曰公西征一鼓超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

得度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躡渭口公乃分兵

輕超等數挑戰不許公乃與兵擊破之進軍度

文選四十四

二十一

無前之威毛詩曰武士載旃有虞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過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伏屍十尸善本作千萬流血漂楸魯此皆天下所

共知也良曰漂浮也捕大楸也善曰戰國

萬流血千百里賈誼過秦曰天子之怒伏尸百

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迸脫走還涼州

復欲嗚吠翰曰通軍所失逆散也嗚吠猶叛

超走韓約馬超也善曰魏志曰公斬真成遂

安二亂積三十年乃死建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

相救並為脣齒犯命與馬超等同惡以相救

援自如脣齒相副馬善曰魏志曰初隴西宋



屠抱罕斬又鎮南將軍張魯負固不恭向曰

以不道教人自號師君負倚也倚巴漢之固

漢中以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

禮曰漢寧侯太祖征之周皆我王誅所當先加

故且觀兵旋旆濟曰皆謂韓宋等當加意先

伐兵乃引軍西征孫權破江善曰魏志曰建

史記曰帝紂可伐武觀兵至子孟津諸侯復整六

師長驅西征致天下誅濟曰致天下誅謂秦

年魏志曰建安二十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旌

首萬里良曰偏將謂夏侯淵也涉度也隴謂

也首謂建約之首萬里謂自涼州入帝都也
 善曰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發襲取之
 遂走後淵大破遂軍得上文其軍入散關則羣
 於靡斬建及遂已見上文
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翰曰散關關名
 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而屠之自是氏羌侯
 王豪帥皆奔走降事天子也善曰魏志曰
 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至河
 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進臨漢中
 則平陽善本作不守
 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
 關曹公遣高祿乘險夜襲大破之故云不守
 也善曰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魯使弟
 衛掾陽平關公乃遣高
 祿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
 張魯通竄走入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善曰魏志曰張魯中地名也魯初欲走入巴中
 內通亦竄也



曹公遣入慰喻魯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
 志曰魯弟衛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
 盡家屬出降也善曰魏志曰魯弟衛夜遯魯
 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
 從內發左氏傳狐
巴夷王朴胡賓
 琮
邑侯杜
獲郭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善曰魏志曰獲郭
 聚落也巴實皆地名朴胡杜獲皆夷王姓
 也奉職謂奉天子職事善曰魏志曰建安
 二十七年姓巴夷王朴胡賓邑侯杜獲舉巴
 夷實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
 漢巴西太守孫盛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
 利盡
西海兵不純鋒
 良曰鉦鼓也二方謂蜀與漢
 可馬錯曰今伐蜀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
 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若此
 頓一戰又曰不控一兵之鋒鉞與頓同若此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

立也子翰曰徒空也言皆憑天聖朝寬仁覆載

允信允文銑曰聖朝謂獻帝也言以寬厚之

曰春秋無私覆地無私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

祖假列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漢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向曰爵謂

謂一命受職示見也善曰魏志曰胡漢

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子皆為列侯胡

漢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濟曰將校謂其下軍

軍已下節級小官千餘人堵牆也安於牆堵

不失家業也四民士農工商反還也善曰

管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而建約

支善本字屬皆為鯨鯢良曰支屬謂親黨也

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超之妻祭焚

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其妻于漢

書有金父母嬰孩覆尸許市也銑曰嬰孩小兒

城郡善元日范曄後漢書非國家鍾福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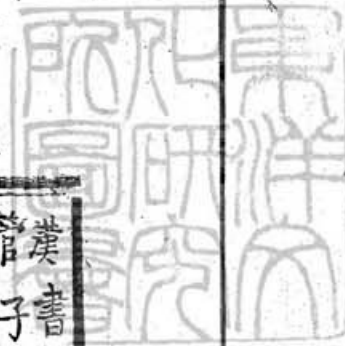
日建安元善元日范曄後漢書非國家鍾福善本

於彼降禍善本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

不然良曰鍾聚也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

順之夫驚擊善本鳥之擊善本先高攬俱

驚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善本攬執也



言鷲鳥擊物必先高飛者取其勢也牧野地名紂率衆於此與武王戰而紂滅是孟津退師之勢也此言前不伐吳之意也武王與善曰此述往年未伐之意尚書序曰武王與善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今者枳棘孔安國曰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今者枳棘翦刊善本作戎夏以清良曰枳棘惡木以喻言殘賊齊削戎狄與華夏皆清平也善曰枳棘以喻殘賊也翦刊削也善曰預左氏傳注曰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

天師百萬之衆翰曰六師六軍天子之兵也善曰魏志曰

建安二十一年治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

六郡烏桓丁令屠各湟中羌僰蒲墨反秋號

也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



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

席卷自壽春而南向曰寔壽春也奮振也席

也善曰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

將軍夏侯淵等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氐羌

漢銳卒南臨汶江搃厄據庸蜀濟曰武都氏

地名銳利也汶江名搃捉也庸蜀地名言使

淵字妙才淳族弟也為征西將軍魏志曰夏侯

陽諸軍橫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

直指吳會良曰江名樓船橫海皆郡名湘沅

以前諸軍期至吳會分爲五道而入也樓船

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人除害元惡大慙

必當梟夷相翰曰期命也元大慙惡也梟夷謂誅

使征西善曰大舉天師至壽春而南一道也

道也江夏至豫章四道也樓船至會稽五道也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慙至於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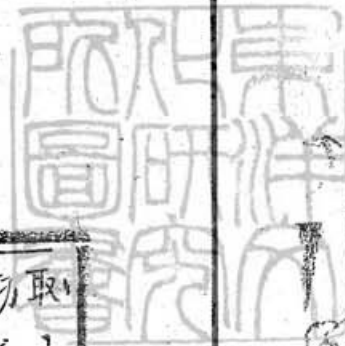
附葉從皆非詔書所持禽疾謂統曰枝附葉從

親黨也特獨禽獲疾患也言將帥親黨皆非詔書所獨獲而患之善曰揚雄靈賦曰

表附葉從故每破滅疆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

不翹足引領望風響應向曰言我以降為先



取才謂有文武才皆濟用之也翹舉也言立

功之士舉足引望我皇風化如響之應聲而

來也善曰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止可翹

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君止可翹

日庶幾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昔袁術僭逆

王誅將加則廬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

國家善曰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

病死廬江太守劉勳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

遼侯成率眾出降良曰曹公破呂布張遼率

侯成小吏不知其所賞也善曰魏志曰張

遼字文遠馮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

從善

尚開成就化

洪膠尚留射犬曹公擊

還討睦固薛洪膠

破固斬之濟河圍洪尚於射犬而洪尚降封
 為列侯善曰魏志曰曹仁渡河擊之固使張
 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仁膠尚留守自將兵
 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
 以迎紹求救與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
 遂濟河圍射犬洪尚率眾降封為列侯膠音
 留官渡善本作之役則張郃高舉事立
 功銑曰官渡地名沒征也曹公擊袁紹於官
 渡銑紹將張郃高覽降曹公今此言高舉事
 有二名也善曰魏志曰公擊淳于瓊留曹
 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等聞瓊破遂
 來降魏志云高覽後討袁尚則尚善本無
 此云與蓋有二名覽後討袁尚則尚善本無
 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射聲校尉郭
 昭臨陣來降向曰曹公圍袁尚尚懼使陳琳
 山其將馬延郭昭臨陣降而象大潰也
 曰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遠故豫州刺



史陰夔及陳琳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
 依岐山追擊之其將馬延等臨陣降象大潰
 圍守鄴城則將軍蘇游反為內應表譚將也
 譚曰魏志曰曹公追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
 善曰魏志曰曹公追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
 洹水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後審配兄子
 游與由同審配兄子開門入兵後審配兄子
 榮開鄴東門納操軍士以降也善曰魏志
 曰袁尚走東門中盡獲其輜重印綬節鉞使尚
 降人示其家城中崩組審配兄子榮夜開之既
 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既
 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攻逐袁熙舉事來
 服翰曰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
 熙尚奔三郡烏丸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
 觸等舉其縣來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
 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參圖畫策折衝討

難受敵舉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哉誠乃

天啓其心計深慮遠前銑曰九此之輩謂摠括

果圖謨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

將靜安海內豈輕為舉措哉言此諸將與曹公畫策

巴蜀文曰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如喻

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屈伸

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丘山之功享不訾之

祿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難知變轉禍

為福者也向曰勇有可死有不可死節有可

建上也丘山之功言大也享食訾量也為我

國家上將是知變化之理也善曰答客難

量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

若夫說誘甘言懷寶小惠濟曰甘言不利於

盜言孔甘論語曰好行小惠泥滯苟且沒

而不覺隨波漂流與煙善本作俱滅者亦甚

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良曰泥溺也言溺

波俱滅不知吉凶之理故可哀之昔歲軍在

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霆難以

翼矣翰曰漢中地名曹公討張魯於漢中故

遠守合肥權親率十萬衆圍合肥遂以取死

破敗今欲禦我大軍雷霆之威必難異存矣

善曰魏志曰太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士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明斬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夫敢勅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夫

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

銖曰言權無順信之道不行仁義也盛孝章為吳郡太守權吳人故云君也孫輔權兄恐權不能守江東遣入將書喚曹公行人以告權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曰無權因投書示輔輔慰無辭悉斬親近能輔東吳今言殺者蓋欲非之善曰周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吳志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典略曰孫輔恐權不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為



若不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投書與昭以示輔親近徒輔置東吳斬賊義殘仁莫斯為甚曰賊殘害傷也言傷害仁義之道者莫甚於權也善曰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賊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大賊矣未聞殺其君也

乃神靈之逋罪下人善本作所同讐辜讐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濟曰逋亡也言權是神靈之入之凶賊也伊摯伊尹也去夏仕殷卒為賢臣武王伐紂飛廉惡幸與紂同戮不足稱忠也此言感吳羣臣也善曰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公相武王誅紂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何

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良曰去亂就理是知事宜也丞相

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

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博善本

字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修明皆宜

膺受多福保又子孫翰曰丞相謂曹公也推也載籍國史也膺當又養也善曰先臣舊德常

降受多福安養子孫也善曰尚書曰永膺

保又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受善本作戮遺

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

虞仲翺各紹堂構克善本作負析薪銑曰周

孝章言此兩家皆為權所誅戮遺類謂子孫也流離謂逃散也湮沒林莽謂為庶人也捨



蔡不平貌魏周榮叔英子也虞仲翺文繡子也言皆能繼祖父德業也堂講德業也古人

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室既底法

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

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及

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

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

祖揚名又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

利器當報漢德而明揚祖考也良寶仕漢朝

賢臣也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器用也所任

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而並見驅迫窄

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濟曰迫也

於地無還雲之期也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

理之言並被驅迫不得却還漢也喻負利器

三十一

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

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聖賢

德也良曰言隨權敗亡是苦甚也岡山也言

善曰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朝陽

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巢於葦苕苕折子破下愚之惑也翰曰鷦鷯

葦草之上猛風一至則葦折卵破所託危也

言不降於漢是鷦鷯之危也

鷦鷯韓詩曰鷦鷯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鷦鷯

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

不知託於子樹茂枝反敷之葦苕風至若折

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鷦鷯也荀卿子曰南方有鳥名蒙鳩為巢編

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

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若與葦同

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

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入與衆無忌

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銑曰諸賢謂權族及將校等也曠蕩

但擬誅權不惡衆人故設重賞以待大功

善曰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功

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

建立元勳以膺善本顯祿福之上也良曰霸者把也持把諸侯之權

殺主而降也元勳功上也言能如其未能善上之計如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其次也齊曰



歸漢也言若未能殺權則當計度大小歸漢
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上書曰
其義也春秋記之為其夫係蹄在足則猛虎
以生易死以存易亡

絕其蹠也音煩虎著絆則怒絕蹠而之絆也蹠足
戰國策魏魁謂建信君曰人有置係蹠者而
得虎虎怒跌蹠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蹠也

然而不以環寸之蹠害七尺之軀而君之身於王非
國家者非直七尺之蹠也

環寸之蹠也願公早圖之蝮蛇在手則壯士
也延叔堅曰係蹠也蝮蛇在手則壯士

斷其節其節曰蝮毒也蝮蛇在手則壯士
曰項梁使使趙齊兵擊章邯田榮曰趙亦不

殺角間齊王曰蝮蠶手則斬手蠶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

手足之戚何故何則以其所全者重善本有
不殺蠶音釋



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寧迷而忘復重
身也輕謂手足也言吳爵祿是諸公手足之

累亦可絕棄來降也寧安復反也善曰周
易曰迷復之閻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

向曰天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先賢謂上
伊尹也去就謂去夏就殷也言諸侯皆閻背

此忽朝陽之安甘折若之末日忘一日以至
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岡言鳳所栖也謂暗上鳥高岡之安樂巢葦
者之危日一至一日謂苟存朝夕也玉石俱碎

謂舉兵則善惡咸見屠戮也善雖欲救之
曰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亦無及已禁止也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
亦無及已

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

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

善曰史記衛平謂宋王

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爵賞科條如左檄

到詳思至言詔如善本律令良日購募謂

科條謂賞罰等級也如左謂列在檄下詳審也至言謂至極之言

檄蜀文一首善會曰魏志曰景元四年令

將姜維等守劍閣距

鍾士季川翰曰魏志云鍾會字士季穎

惠風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與

鄧艾伐蜀將姜維守劍閣距會

徒謀反於蜀爲衆兵所殺蜀善曰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穎川人也少

敏惠風成爲秘書郎遷鎮西將軍

伐蜀平之爲司徒謀

反於蜀爲衆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

滅近泯盡也言人命崩謂離散也幾太善本作

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武也哲智魏

除也言有聖智除亂反正也善曰魏志曰

有太武皇帝爲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爲

春莫近乎春秋極其將墜造我區夏齊曰

墜落造也區夏中國也善高祖文皇帝

曰尚書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

應天順民受命踐祚踐天子之言福謂受禪於

漢也善曰魏志曰文皇帝爲魏高祖周易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

幼不能蒞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

公相踐祚而治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

洪業翰曰烈盛奕重也文皇帝既明而烈祖又

明故曰重光恢拓洪皆大也言廣大其



三十一

德業善曰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
 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
 武王宣重光漢書武帝詔曰何然江山之外
 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然江山之外
 異政殊俗異而人俗殊也善曰毛詩序曰
 國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貴賤而齊等之
 民也蒙被也謂未附大魏如淳曰齊人難蜀
 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難蜀
 齊有貴賤故謂之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濟曰二祖謂太祖高祖烈祖也言三祖者蜀
 人有遺言令討之善曰劇秦美新曰后土
 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陳留王也紹
 繼緒業也言有聖明之德而繼先人之業
 善曰主上陳留王奐也尚書曰放勳欽明宰
 輔忠肅明允勛勞王室王翰曰寧輔謂司馬文



信之德也勛勤也王室國家也善曰左氏
 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
 恭懿宣和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衆也肅慎國名致貢謂貢楛矢石
 器也善曰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
 昭明協和萬邦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
 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悼彼巴蜀獨為
 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悼彼巴蜀獨為
 匪民愍此百姓勞後未已言傷痛巴蜀百姓
 獨不為魏人而勞役未止也善曰毛詩曰
 是以命授
 六師曩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
 進濟曰六師謂天子六軍也授師與將也
 史諸葛緒出高樓武術二道鎮西將軍鍾會
 出洛谷一道合成五道也善曰尚書曰予

惟龔行天之罰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
 督諸軍趨甘松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諸
 軍趨武街高樓鎮西將古之行軍以仁為本
 軍鍾會由駱谷伐蜀
 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翰曰以仁謂
 不尚殘殺也
 動不為己曰義也有征無戰謂能以勢化導
 而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以仁為本以
 義治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帝三王以來
 仁者生而不名義者成而不有孫卿子曰王
 者有謀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故虞舜舞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千戚而服有苗翰曰有苗謂三苗舜伐之不
 剋舜乃修文德舞干戚也善曰尚書曰帝周
 而有苗服干戚舞干戚也善曰尚書曰帝周
 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善曰尚書曰帝周
 乃誕敷文德舞干戚于兩階
 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翰曰武王伐殷發
 廩粟府財以賑貧
 之表飾賢人間里以存其義善曰尚書今
 曰武商容之間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

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向曰鎮西謂鍾會也此據當時蓋託

人言故自稱也命天子之命也統理也戎車

兵車也善曰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

衛命奉使得庶弘文告善本有訓以濟元元

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濟曰元

元百姓也鎮西庶以文告之令濟百姓之命

非欲窮武而快一時之心也善曰國語曰

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

已見上文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

未有不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良曰
 安守則危也話善言也言略為陳說其要當
 敬聽我善言也為下設端也善曰毛詩曰
 告之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善本作
 野困躡其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

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翰曰先

備也靈帝末討賊有功領徐州呂布襲徐州

屬先主妻子後歸曹公以為豫州牧後背曹

公歸表紹故云困躓豫州也中謂命紹布之

初與我同而中問更背違是棄同即異也

善曰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

中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

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子

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厚遇之以為豫

州牧後背曹公歸表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

桀紂封其後者能制其死命也左氏諸葛孔

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銑曰規圖也

也隴右地名善曰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

蜀志曰姜維字伯約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美向曰邊境謂葛亮入秦氏方國家多故未

遑修九伐之征也

九伐曰故事遑暇也周禮有

之賊賢害人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

征亂之放弑其君則滅之也言諸葛亮姜維侵邊

外亂之當國家多事不暇修九伐之意也今邊境

以征之也此却述前過將誅之也

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善本作兵一向

之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

之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

之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

之良曰又安蓄積也言我國家邊境安寧積兵



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姜維寇圯陽鄧艾非
之破維于侯和漢書公乘興尚書曰王尊厲
奔止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立
牙之目吉氣來應旗幟敵或從風而表金
鐸之聲揚以清鼓鞞之音嫵而鳴是謂比年
堂堂之陣整整之旗此大勝之徵也
巴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當子來之
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謂不日也近也無寧歲
也子來謂如父有事而子自來助之也言以
勞病之卒不可敵我子來之兵也諸賢蜀將
吏也親見事行晉無寧歲毛詩曰經始勿
公庶民曰自見子之宜也
子來曰蜀侯見擒禽字於秦公孫述授首
於漢孫述屢蜀稱帝光武侯吳漢伐滅之授
首謂受戮也蜀善曰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
張儀復相伐蜀滅之公孫述已見吳都賦九年

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善本有
濟曰言險塞之所非一姓常居有德則處之
備聞謂摠聞蜀侯公孫述之事也善曰左
氏傳司馬侯曰九州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
規福於未萌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於未
萌智者避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

項立功於漢宋受命朝子紂兄去紂歸周封於
項羽而歸漢祖立功於漢見祖廟也鄭玄曰武
毛詩序曰有客般子來見祖廟也鄭玄曰武
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後既受命奉
朝而見之於廟史記曰陳平懼項王誅遂至
脩武降漢拜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
平為都尉豈宴安鴆毒懷祿而不變哉
宴樂也言宴然安此鴆毒懷祿不為變通
也鴆毒殺人之藥喻蜀也善曰左氏傳管

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嚙也漢書揚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

殺向曰天覆謂如天之覆養也善曰禮記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尚書大傳成玉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

殺往者吳將孫壹舉眾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濟曰江夏太守孫壹以眾歸魏魏以壹

謂異於常人善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及孫綝誅騰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

部曲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侯

文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戎首

咨困偪擒善本作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侯



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不迴肆銑曰邈遠措投軌迹也古人謂微子陳平慶善也來裔謂子孫也堵牆肆市變易也言能降則百姓安居而農市俱不變易善曰安堵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桀為無道湯去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緊卯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歟善本作與字善本向曰

卯為卯重累之其勢危言不降則似累卯之危降則長安也善曰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作之孫息以棊子置下加公曰危哉其上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濟曰迷惑也



不降也玉石俱碎謂縱兵破敗之後善俱見屠戮也善曰並已見上文善 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善曰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

南夷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取諫乃著書假為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良曰相如使蜀父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國用而

大臣亦以為然也相如以為事已行不取諫天子乃假蜀父老為辭以語難之天子意也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翰曰茂盛也六世謂

自高祖至武帝也威武紛紜湛沈恩汪濊繪

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也羣生百
姓也濡潤也洋溢流出貌也羣生百

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

披上靡因朝冉從隲江蒙定笮鑿存印自謂也

流行攘却風教同無也披靡從化貌冉隲笮

善曰服虔曰冉隲也朝從定存謂招慰得也

蜀郡岷江本冉隲也文韻曰郡西也應劭曰

今為定笮縣略斯榆舉苞蒲張揖曰斯音曳

皆屬越雋也服虔曰苞蒲張揖曰斯音曳

俞國名也善本無此一句結軌還轅東鄉向將

報濟曰軌車也還轅謂將還歸以報命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

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善本有天子之

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衣冠也先生

有德之稱儼然恭肅貌畢竟牧養也羈縻謂

似以繩索絆繫而已此皆父老問使之詞

善曰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今罷

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

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

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

患之翰曰三郡三蜀也夜郎縣名贍足也言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也善本



字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
 不可乎銑曰言西夷與中國並其來久而不
 懷意者老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也善曰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不可
 猶不堪也以其不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故所
 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也向曰附近
 國之人以事無用夷狄也鄙人者老自謂也
 固陋謙辭也所謂所說也善曰附謂令之
 親附也齊民使者曰烏謀此乎必若所云則
 已見上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濟曰使者對父
 言所說非也巴蜀皆推髻左社若如父老言
 則不當變易善曰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
 推結左社儻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



觀者之所覲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良曰惡聞若說謂父老
 郎之事言體大固非觀者所見也余相如自
 謂也言我行急不得審議為父老粗略而陳
 之謂下事也善曰孟子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
 聞嘗聞其略矣章昭曰粗猶略也徂古切蓋
 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
 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翰曰非常
 原本也言立聖人之功本則衆人見而懼張
 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善曰
 尚書曰黎民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
 於變時雍民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銑曰臻
 至其成則天下昔者洪水沸出汜汎濫衍溢
 衆人皆安之也

向曰洪大也言昔者大水沸出堯時也記澗
衍溢大水貌張揖曰溢澗也郭璞三蒼解詁
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也民人升降移
善曰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徙崎嶇而不安夏后善本有感之乃堙洪塞

源決江疏河漸息移切善沈澹災齊曰移徙

水不得安居也夏后謂禹也感憂也堙亦塞
也決江疏河謂理水也澗盡也澹米搖動貌

謂盡除沈沒搖動之災也張揖曰澹音淡也灑
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也灑

曰言分其沉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字書
曰澗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澗

其深師古曰沉深也澹安也言分散東歸之
於海而天下永安其災也灑所宜切

於慮而身親其勞躬媵奏眡所無肢葛蒲膚不

生毛良曰永寧安也豈唯人哉言當理水

而不生毛也張晏曰躬體也孟康曰媵媵理
也韋昭曰肢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

眡躡也竹施切善曰莊子曰有兩袒女浣
於白水之上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

胼以至是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

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齷音渥善本

齷楚拘文牽俗翰曰浹及也言禹之美業德

急促之貌也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

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銑曰言賢

古書傳流舊法取當時悅情而已哉言不如

此也向曰崇高閎大統紀規法也言將高

此也

此也

此也

此也

論大議創業垂紀為萬世法也善曰鄧展子曰字詒云咏今宏字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故馳騫乎無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

地濟曰兼并謂兼萬國而并四夷也參比也地言君德比於天而與天同一能合於地故云貳地也地善曰已比德於地且詩不云乎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是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良曰雅文濱涯也善曰毛詩小是以六合之內八方

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翰曰浸淫衍溢言理化遠也懷生之物謂動植之類也言如此等有

不露德澤者則我君之取也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銑曰封疆之內謂國也而夷



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也向曰遼遠也加被之風也善曰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

猶有內之則善本有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

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鄉音向善本而怨濟曰不通也放逐辜罪也係縲謂束縛

也言巴蜀父老無罪被殺掠取孤幼縛束以魏曰為人所係虜於道韓曰蓋聞中國有

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

遺已善本作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良曰

謂天子也洋溢普徧靡無曷何遺棄也舉足謂

上號泣者身也踵足也言何為棄我也舉足

思慕天子之化如枯旱之望雨善曰孟

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

夫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吐出師

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謂勁越四面風德二方

之君鱗集仰流翰曰矣狼惡人也言狼惡之

子能止而不伐乎朝匈奴也謂責勁強也四

面四夷也風德謂賜能言語之入使以德喻

次仰承流風也善曰論語比考識曰賜之相

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願得

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

受號者以億計億數之多也故乃關沫味

若徵向曰沫若蜀西水名并荆遠

外入于江若水為關也張揖曰沫水出蜀西

善曰沫音妹張揖曰徵塞鏤靈山梁孫原曰

鏤靈山言鑿山金華縣鏤之者以紀功也孫

水名原本也梁謂作橋於上也張揖曰鑿通

山道置靈道縣屬越嶲郡孫水出登縣南至

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橋梁

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

長駕良曰創始也言天子始以道德為塗以

御之化之垂仁義以理之將廣大恩信以撫



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智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旦也爽明也

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支福不亦康乎

也此曰偃息也

也討伐征戰也彼夷狄也一體無外內也夫禔安康樂也善曰說文曰禔安也音支夫

拯人善本作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

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

也善本作務

也禮遭秦焚之漢滅秦而復修理故云繼周氏之絕業善曰楚夷即交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百姓雖勞又惡鳥可以已乎哉

也止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



逸樂者也

良曰憂勤謂征伐也言王者皆征

始於憂勤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

翰曰言

此合於方將增泰

善本作

山之封加梁父之

事鳴和鑾

善本作

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

王者太平則封增太山禪梁南鑾鈴也頌雅

也言漢德之盛上可減五帝之義下可升

三王之德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觀

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觀者未觀

旨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

善

木之而羅者猶視乎

善本無

藪澤悲夫

善

夫美也鷦鷯大鳥也寥廓空也羅者喻

夫先生等也言君之道德已流深遠而大

夫猶視藪澤悲夫謂悲其不知於德化也

善曰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

空廡寥於是諸大夫茫善本然喪其所懷

來失厥所以進濟曰茫然不自得之貌言諸

失也事皆喪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

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敬罔靡徒遷

延而辭避善本作退字良曰謂然歎羨之

焉夷之事也請以身先謂欲以身先士卒也敬

罔驚視貌靡徙移足貌遷迓却退貌善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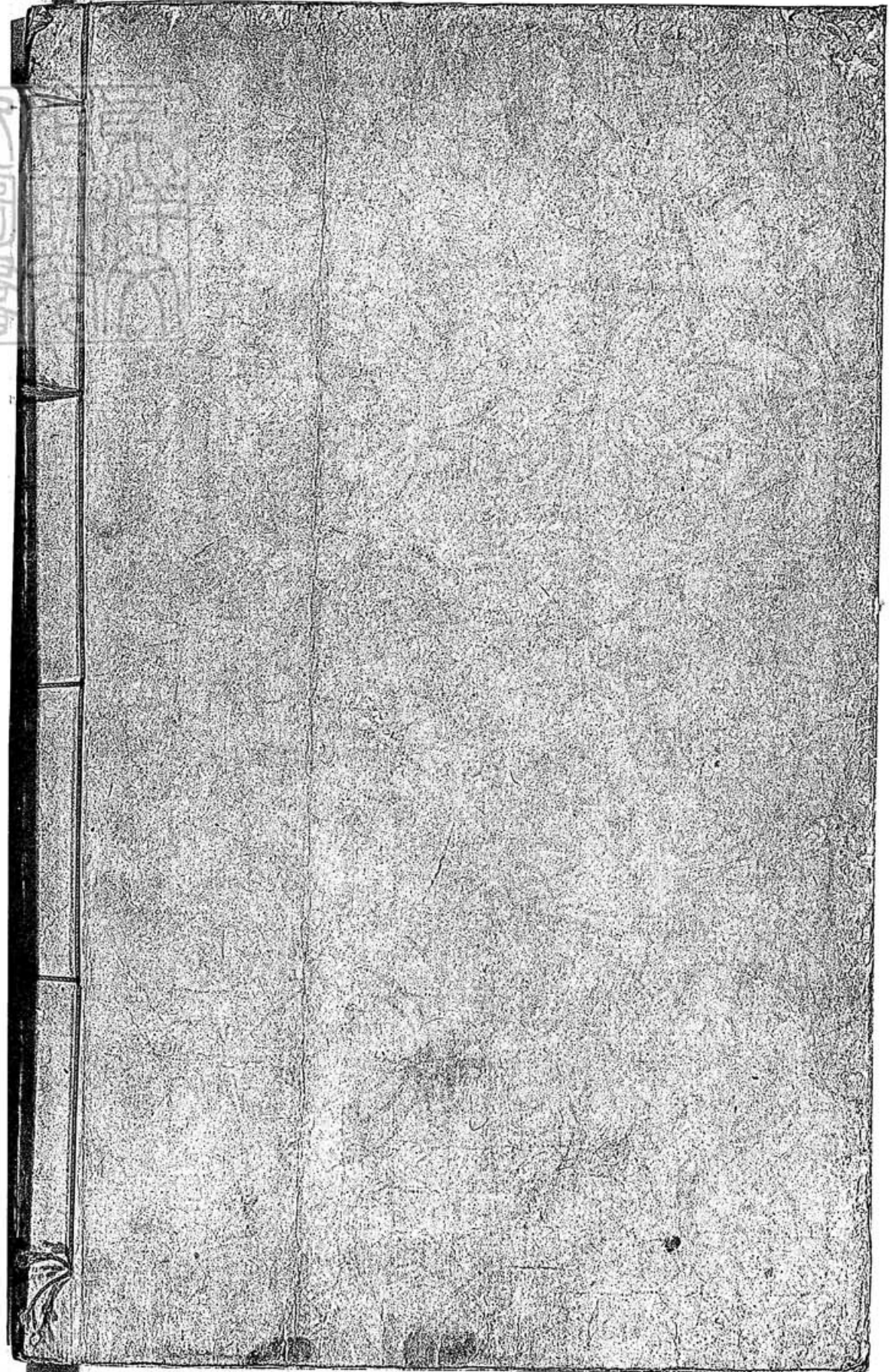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迓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所
藏
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